

1-1-2017

從「港中大戰」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Man Kit FU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馮文傑 (2017)。從「港中大戰」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文化研究@嶺南，56。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6/iss1/1/>。

This 專題文章 Featur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從「港中大戰」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馮文傑

引言

二零一八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已在二零一五年下半年陸續開始。因著中國足球協會（下稱中國足協）推出的一組宣傳海報，帶有種族歧視之嫌，引來港人及網民對中國足協大肆抨擊。除此之外，香港足球總會（下稱香港足總）把中國足協的海報作二次創作，提出「要為香港出一口氣」、「唔好比人睇死」、「你係香港人點都要撐」的口號，成功吸引了港人的目光。在港中矛盾又或中港矛盾的氛圍下，香港對中國又或中國對香港的世界盃外圍賽，成為了全城觸目的港中大戰或中港大戰。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magazine/20150610/53836912>）

在二零一五年九月及十一月的香港對中國的世界盃外圍賽中，在香港隊頑強的防守下，兩仗均以零比零守和實力比香港隊高的中國隊。特別是九月港隊作客守和中國一戰，更是完完全全的表現了香港隊高強的鬥志。因為當時香港超級聯賽尚未開鑼，故香港隊的球員在體能及狀態上均不及在聯賽正打得如火如荼的中國隊。香港隊以作客的身份，在體能和狀態都不足的情況下，憑著將士用命終能守和中國隊。

香港足總以「撐自己人」的口號迅速流行起來時，同時讓港人掀起討論香港隊的熱潮。國際運動往往被視為國與國或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因此運動比賽也每每逼使人去反思自己所擁抱、歸屬的對象是甚麼，反思自己是哪裏的人。¹

香港人撐香港隊，是必然的嗎？

「撐自己人」一直都是香港足總的市場推廣策略，期望帶進港人心中，但過去卻一直未能成功。在中國足協海報出現前，香港足總市場推廣的負責人也懷疑到底有多少香港人知道二零一五年下旬會有世界盃外圍賽？有多少香港人知道香港再次被抽中與中國隊同組爭奪出線權？有多少香港人知道香港足總是用「撐自己人」作口號，去吸引港人支持香港隊？²

「好多人問，點解一有外隊訪港，主場嘅香港就好似變到作客咁，支持客隊多過主隊，甚至會不斷踩自己主隊球員，又會話輸咁大比數擺架黎丟。」³香港人當然有支持香港隊的時候，但香港人也有很多不撐自己人的時候，就像不少外隊來香港作賽，很多香港人是穿著客隊的球衣，而不是穿著港隊球衣。有人說那些是表現賽，不能作準。然而，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香港隊同樣在世界盃外圍賽遇上中國隊。當時是外圍賽小組賽最後一場，香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已是晉級無望。中國隊則與科威特同分，但得失球較差，比科威特少兩球。因此，中國隊需要「大炒」香港隊來爭取出線的機會。結果中國隊在最後一場分組賽對香港隊大勝七比零，有指香港隊有「放水」之嫌。但最戲劇性的地方是在另一邊廂，科威特大勝馬來西亞六比一。中國隊雖與科威特同分，甚至在得失球也追平了科威特，但中國隊最後卻因入球數較少而出局。

香港隊對中國隊，港隊雖然是大敗，但守門員范俊業卻屢救險球。比賽後段，中國隊更博得十二碼，但卻被范俊業救出，以致中國隊未能取得更多入球而壓

¹ 嶸仔@運動公社（2015），〈撐自己人！誰是自己人？〉。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8949>

² 阿木/龍門後人，〈救港足如救人〉，《香港好波》（香港：白卷出版社，2015），頁 136-137。

³ 足球說故事（2015），〈呢到係香港人嘅地頭〉。<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7608>

倒科威特出線。最後階段中國球迷不斷高呼「放水、放水！」。⁴但中國隊最終只能大勝香港隊七比零。在翌日，東方日報頭版以「范俊業逞強」為副題，批評、暗諷范俊業阻礙中國隊出線。⁵當年該報章對港隊「輸得未夠多」的負隅頑抗，作出「逞強」的批評。這當然引來部分市民、網民的批評。可是東方日報一直號稱全港銷量第一，該報的「評價」也可能是反映著當時部分港人的想法，就是敗給中國隊也沒所謂。這可能是因為港隊已出線無望，不如順水推舟給中國隊一個人情。然而，這亦可能是反映著當年港人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情況，也就是說，香港人撐香港隊並不是必然的事。

身份認同：是定位的問題

按 Stuart Hall 所言，身份認同往往是因著我們與別人的一些「顯著差異」，從而建構自己的身份，來回答「我是誰？」這問題。⁶換句話說，人是從彼此之間的差異來建構對自我的認知和認同。藉著「我／我們」與「他者」的不同、差異，而確定我們是同類。⁷Hall 更認為，身份認同並不是簡單的以本質論來確定，是以祖先、民族、血緣等來確立身份。身份認同是「定位」（positioning）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被定位，也是我們如何給自己定位的問題。⁸

二零零四年港隊大敗，但范俊業卻守住了香港龍門和體育精神，卻招來「逞強」的批評。若今天港隊在主客兩仗都守和中國隊，令中國隊失分，若有任何報章以「逞強」來評價香港隊的表現，相信必然會惹來公眾強烈的反感。然而當年范俊業受到「逞強」的批評，民間縱有迴響，但卻談不上強烈。為何同是世界盃外圍賽，同樣的對手，二零零四年的「戰況」跟二零一五年的情況有這麼大分別？如果再算上一九八五年「五一九」之役，香港隊作客二比一擊敗中國隊，「左派報章也沒有給五十年代的右派報章那樣認為香港不敵代表中國人政權的球隊是天經地義之……在國際足球賽事的層面上，對香港的認同已顯然

⁴ 《東方日報》2004年11月18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archive/20041118/new/new_a00cnt.html

⁵ http://images.wikia.com/evchk/images/b/b6/Orientaldaily_fanchunyip.jpg

⁶ Hall Stuart (1992),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225.

⁷ 莫安妮 (2011), 〈還看得失：「名校生」身份認同〉, 《文化研究@嶺南》, 25期。
http://www.ln.edu.hk/mcsln/25th_issue/key_concept_01.shtml

⁸ Hall Stuart, P225.

比國族認同重要。」⁹由此可以看見，港人撐香港隊，以及港人對香港隊、對「香港人」這身份的認同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表現，而且有著顯著的差別。

鄭宏泰及黃紹倫在〈身份認同與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一文中曾指出，在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四年的一系列調查中，看見香港華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持續下降，而認同「中國人」的身份則持續上升。¹⁰按鄭、黃二人的理解，香港人對自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所動搖。「在中港兩地增強互信、加速整合和緊密接觸的大潮中，我們相信認同『香港人』身份的比率仍會持續下跌，而認同『中國人』或『兩者皆是』身份的，則仍會不斷上升。」¹¹

二零零四年，香港剛剛經歷了二零零三年 SARS 疫症的肆虐，接近三百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政府在處理疫症方面，醜態盡現。民間對政府的無能，不再有甚麼期望，故民間發起了很多「自救」的行動。¹²二零零三年政府更欲強行通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雖然當年七月一日有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後，自由黨「轉軚」不支持二十三條立法，自由黨主席田北俊亦辭去行政會議職務，政府因而押後了二十三條立法。整體社會氣氛都很低迷，特別是經濟層面，香港的情況更可說是一潭死水。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受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所託，前往北京與中國當局商討自由行政策。期望藉內地旅客到香港旅遊、消費，從而振興香港經濟。同年，不單開始自由行政策，香港與中國也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英文簡稱 CEPA）。當談及自由行、CEPA，很多人會認為是中央政府給香港人的大禮，¹³香港人是受了「阿爺極大的恩惠」（當然，這是否叫做「送禮」是值得討論的。因為這一些政策真的只是有利於香港？抑或是互惠互利？但這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範圍了）。可能就是在這樣的氣氛及論述下，使香港人對「香港人」的身份動搖起來。

⁹ 李峻嶸，《足球王國》（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 179。

¹⁰ 鄭宏泰、黃紹倫（2004），〈身份認同與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092_0511004.pdf

¹¹ 鄭宏泰、黃紹倫（2004），同上。

¹² 陳和順（2004），〈民間活力重建社區〉。

<http://www.synergynet.org.hk/2003/04/%E9%99%B3%E5%92%8C%E9%A0%86%EF%B8%B0%E6%B0%91%E9%96%93%E6%B4%BB%E5%8A%9B%E9%87%8D%E5%BB%BA%E7%A4%BE%E5%8D%80/>

¹³ 區家麟（2014），〈鮮為人知小動作〉。http://aukalun.blogspot.hk/2014/02/blog-post_22.html

這正同 Hall 所說，身份不是不變的，而是定位的問題。於香港來說，不論是政府的施政能力，還是整體經濟的條件，都是讓香港人感到非常氣餒的。在經濟最低迷時，所謂的「送禮」、「恩惠」讓香港人不單是要「背靠祖國」，而是一步步走進「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香港就完蛋了」的處境。在這樣的處境下，香港隊對著中國隊，在足球的水平上香港隊本就是低中國隊數班，香港人還會逼切的要在足球場上去戰勝中國隊嗎？或許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至於認同要「放水」給中國隊。但當愈來愈多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同時認同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時候，那中國隊戰勝香港隊也就不是那麼不能接受的事。

定位的改變：Hongkonger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資料顯示，在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市民最認同「香港人」的身分。只是在回歸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逐漸改變，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卻在慢慢提升。及後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時，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程度卻上升至一九九七年以來最高。¹⁴

然而在這高峰以後，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又漸漸下降。有評論認為是香港人對爭取「零七零八雙普選」而在中央壓制下無法實現，香港的政制被蒙上一抹灰暗。同年，中國亦出現了「三鹿毒奶粉」事件。在年底時，為共同起草《零八憲章》之一的劉曉波被捕入獄。這些事件大大影響了港人對中國的觀感，也就影響了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¹⁵身份認同是在不斷定位的。香港人其後更經歷了反國教、雨傘運動等，對「中國人」這身份的認同也跌入低谷。

雖然我們從前在日常生活中對身份認同的問題沒有強烈的感覺，可是今時今日的香港與中國的矛盾天天上演這不單是港人與內地人日常相處的矛盾，更是港

¹⁴ <https://www.hk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alfyr/datatables.html>

¹⁵ 林泉忠（2015），〈何謂「天然獨」？台灣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上）——台灣的語境〉。<http://wp.me/p2VwFC-fuC>

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矛盾。政改一役，七十九天的佔領，香港人爭取民主選舉似乎毫無進展。日常生活，卻又被中國一步一步的進逼。在下一場社會運動、全民抗爭未出現前，香港人的一口悶氣可以在哪裏宣洩呢？有哪一個場合可以讓香港人宣示自己的身份呢？

剛巧在這個時候迎來了世界盃外圍賽。足球場本身就是「英雄地」，足球比賽壁壘分明，成為人們尋找歸屬、認同群體的場合。故此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港中大戰時，一批年輕球迷在球場裏，合力展示了幾張標語，拼湊而成的是“Hong Kong is not China”。這句標語不單出現於球場上，在香港數間大學的民主牆都有出現。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51118/54440433>）

突破機構在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二零一五年六月期間，曾進行一項「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研究」。研究發現青少年對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以十分為滿分，青少年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感達八分，但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感，成年及青少年有五點二分，而高中生只有三點八分；即屬於「不認同」的水平。突破機構指出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感較低，並且對中央政府感到抗拒。「大部分青少年認為中國政府強調國民身份之餘不尊重港人身份。」¹⁶當青少年感到港人身份被尊重時，他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亦會提高。但若港人身份不受尊重，港人身份認同感會更為提高。¹⁷

¹⁶ 《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研究》，突破機構，2015年12月13日
https://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54_national_identity_2015/

¹⁷ 同上。

二零一四年前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牛津字典》並沒有 Hongkonger 這個名詞，坊間更沒有「香港人」這種國籍，近年我們「對『香港人』這身份有一份執著。畢竟，我們（與中國大陸）所呼吸的空氣、所踏足的土壤，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氣息」。¹⁸更由於近年中共日趨強調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中港融合，香港要成為中國其中一個城市，跟其他城市沒有分別。要跟內地城市「看齊」其中一個指標，便要保障內地人來港旅遊的「人權」，香港人亦應該包容內地人的不文明行徑。由於種種對香港的壓制，開始出現了所謂的「驅蝗」行動。更重要的是，開始提出了「香港人優先」的觀念，Hongkonger 一詞也開始出現。¹⁹

“Hong Kong is not China” 這標語隱隱包含著「港獨」的味道。正如突破的研究發現，年輕一代對中國人這身份基本上是不認同的。在球場上，他們舉起“Hong Kong is not China” 這標語；球場外，他們不單在大學校園的民主牆上同樣貼上“Hong Kong is not China”，他們更在各自大學的刊物裏，撰寫、出版有關「港獨」的論述。足球場，既是英雄地；足球比賽更是自己人與「他者」比拼、戰鬥的地方，撐自己人之餘，舉起宣示「自己人其實是甚麼人呢？就是不是中國人」的標語也是非常合乎情理。

Hongkonger 與「他者」

足球比賽的主場與作客、球衣、打氣口號，這一切一切都被球迷／群體用來區分「自己人」和「他者」。²⁰足球比賽能吸引群眾支持「自己人」或本土的球隊，往往都是因為球場上都有宿敵。宿敵之間的比賽往往特別激烈，不一定是因為技術層面特別高，而是宿敵對決能讓球迷投入大量的感情。因為所謂的宿敵，兩支球隊通常代表著兩個「獨立」的群體。而這兩個群體往往就是在政治、經濟上有很多「恩怨」和競爭。這些所謂宿敵進行足球比賽時，也就是兩個群體、族群之間的比拼，例如英格蘭超級聯賽的曼聯對利物浦（曼徹斯特市與利物浦市）、英格蘭對蘇格蘭、英格蘭對阿根廷（兩國曾就福克蘭群島主權而開戰）。

¹⁸ 李怡，〈中國、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城市〉，《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香港：廣宇出版社，2015），頁 100。

¹⁹ 李怡，同上，頁 101。

²⁰ 許樂暉，〈香港勁揪〉，《香港好波》（香港：白卷出版社，2015），頁 99。

香港隊與中國隊的世界盃外圍賽能成功吸引香港人的注意，從大環境而言，是因為中國（隊）就是香港（隊）的宿敵。²¹不單因為香港隊多年來在世界盃外圍賽往往都與中國隊同組，更因為近年來香港被中國「欺壓」了好一段日子，特別在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後，中國政府這高牆像是不能撼動般。故此，當香港隊能與中國隊對戰時，也就是有一個「他者」出現時，使香港人在當中找到身份的認同。當然，起初「撐港隊」、「撐自己人」還未成氣候，更不要能成為熱潮了。這或許是因為中國隊實力本在香港隊之上，若觀眾認為是「無得打」的話，只是再一次輸給「他者」，實在不容易鼓動港人去撐港隊了，可是「他者」卻為港隊製造了一個香港人要「撐港隊」跟「他者」拼死一戰的理由。

二零一八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在二零一五年的下半年展開。中國隊與香港隊再次同組對賽。為了增強宣傳效果，中國足協推出了一組宣傳海報。遣詞用字上，好像是為了告誡球員勿輕視對手。「但用詞輕佻蔑視，更涉嫌種族歧視。」²²傳統左派報章文匯報報導這次「海報風波」時，沒有直接表達中國足協的海報是否涉及種族歧視，然而文匯報的報導有這樣的描述：「這張海報引起了香港球迷和媒體的憤怒，他們認為這是中國足協帶有『種族歧視』的挑釁。」²³面對香港球迷、網民「種族歧視」的指責，文匯報並沒有替中國足協作出澄清或辯護，只是「如實報導」中國足協如何備受批評。

在中國足協海報推出不久，香港足總便以二次創作，創作了一張回應海報，並在「香港超級聯賽」的面書專頁張貼出來。該反擊海報明言香港隊就是「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目標都係要為香港出一口氣，你係香港人點都要撐」，最重要是「唔好比人睇死」。²⁴

²¹ 姚崢嶸，〈推薦序五〉，《香港好波》（香港：白卷出版社，2015），頁16。

²² 《東方日報》2015年6月10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sport/20150610/index.html>

²³ 《文匯報》2015年6月11日 <http://news.wenweipo.com/2015/06/11/IN1506110026.htm>

²⁴ 《東方日報》2015年6月10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sport/20150610/index.html>

「要為香港出一口氣」，是源於「眼見港隊被踩到上心口」。²⁵不單是香港隊被中國隊踩到上心口，而是整個香港都被中國踩到上心口。作家堂前燕在其個人面書上指出，今天的香港和香港隊，都被中國及中國隊所輕視。中國隊「睇死」香港隊，不單是海報事件，還有記者會上發言說要「大炒」香港隊，還要入港隊好幾球。²⁶面對這樣的處境，堂前燕指出「人爭一口氣，佛爭一柱香，如果俾人踩到上心口都唔出聲，就永遠都俾人睇死架啦，怯，就輸一世架啦。」²⁷

香港人在港中大戰支持香港隊，是因為從中國隊「睇死」香港隊中，看見自己的處境；香港人看到自己也是被中國「睇死」，例如香港是否有真普選，並不是香港人能夠自行決定的事，而是「要睇阿爺點睇」。又例如今天很多內地人都認為若不是中國人到香港消費，香港早已經「唔掂」。此外，中國若不是「給（賣？）」我們東江水，香港也會無水可喝。不論是內地人來港消費，還是「購買」東江水，其實都是公平、平等的一買一賣，但不少中國人就是以恩主心態來看低香港。

故此，在中國足協「挑機」海報出現前，有多少香港人知道世界盃外圍賽有一場香港對中國的比賽呢？²⁸過去香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多次被編與中國隊同組爭奪出線權。不論是人口或資源，中國隊都比香港隊強大。香港已不再被譽為「遠東足球王國」，反之香港足球步向衰落的時期，但香港隊對中國隊卻往往仍是「有得踢」。例如「五一九之役」、「范俊業逞強」、「四十一次射門僅六次中框」、「主客逼和中國隊」、「香港隊被逼和痛失兩分」等。香港隊與中國隊一向是世界盃外圍賽中的「宿敵」，但香港隊對著這宿敵卻是「有得踢」的。

然而，不論是「有得踢」，還是「無得踢」，因著中國（隊）因其海報、言論，以至對香港的壓制，大量內地人來到香港旅居所帶來的滋擾，這一切一切

²⁵ 《太陽報》2015年6月10日 http://the-sun.on.cc/cnt/sport/20150610/00514_003.html

²⁶ 堂前燕，〈爭氣〉。2016年。

<https://www.facebook.com/r1r.patpat/photos/a.244815128941123.54413.242997322456237/923282964427666/?type=3&fref=nf&pnref=story>

²⁷ 同上。

²⁸阿木/龍門後人，〈救港足如救人〉，《香港好波》（香港：白卷出版社，2015），頁136。

都把中國（隊）塑造為香港隊的宿敵，是一個「絕對」的「他者」。按 Hall 所說，身份認同是因為與「他者」的不同而確立自己的身份，所以中國隊這「他者」的出現，確實是幫助港足得到港人支持的一大原因。

結語

香港足球隊實在還有很多故事可說。而香港人對香港隊的認同，以及香港人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同樣有很多故事可說。

香港足球開始時的「他者」，其實是當時的洋人。現代足球起源於英國，在英軍登陸香港後四十五年，一八八六年，出現了香港第一個洋人足球會，名為香港足球會。第一個華人足球會，則是南華足球會，創立於一九一零年。當時正值殖民地時期，洋人與華人間有很強烈階級分野，華人在社會上是被欺壓的一群，故此洋人便成為華人球隊的「他者」。當時「幾項賽事都有明顯華洋對抗的味道」，²⁹但不久以後，華人的足球水準已超越了洋人。

特別在戰後，華人的足球水準已拋離了在港的洋人，因著足球水平的分野，足球帶來了身份認同，當時因足球而來的身份認同，是香港的華人認同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抑或是身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呢？在戰後從一九五四到一九七一年，香港頂尖的足球員並非為香港隊效力，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的。他們卻是代表「中華民國」，這隊以「中華民國」名義參加國際比賽的「香港隊」，戰績十分輝煌，曾兩度於亞運足球比賽稱王，更曾打入奧運決賽周。

當時的香港足球員，他們的身份認同是怎樣的呢？他們認同於「中華民國」？抑或有說他們只是因為部分球員「所屬球會背後是親台勢力而選擇代表民國」？³⁰又或是因為代表民國有更好待遇？³¹

²⁹ 李峻嶸，《足球王國》（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 12。

³⁰ 劉觀城（2015），〈從種族到公民——香港民族的足球「運動」〉。http://wp.me/p2VwFC-eqO

³¹ 劉觀城（2015），同上。

由於篇幅所限，實在未能再深入探討、梳理香港足球的歷史，從而檢視香港人身份認同改變的軌跡，引用周永新教授所言：「我們得承認，過去六十多年來，港人身份不時改變，不只一次，是多次的改變，連帶他們對事物的價值觀也不斷改變」、「我們都會隨時代的巨輪，對自己的身份有不同的體會，也會調整自己的想法和觀念」。³²周教授在書中記錄了他個人的經歷和觀察，他特別提到香港過去六十年中所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怎樣影響、改變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是不斷改變的，這是關於「定位」的問題。回顧歷史，就是尋索我們身份的傳承。但除了能把身份傳承外，回顧歷史也可以讓我們重塑，以及建構我們（未來）的身份。

過去的香港人、香港隊在身份認同上都是不斷在改變，某程度而言，都是在認同自己是香港人或是中國人？要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話，是認同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換句話說，「中國因素」在球場上的身份認同是佔有一席位的。而今天，「中國因素」在足球場上的身份認同似乎有了更大的角色，其角色卻不是指要認同中國人身份，而是要去中國人身份。

然而，身份的認同，除了要說明我們與「他者」之間的不同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去論述「我們是誰？」。除了說明「我們不是誰」，“Hong Kong is not China”外，更重要是要建構出「我們到底是誰」。香港人、香港足球只是不甘被人「睇死」、要爭氣的一群？香港人從英國人承傳了足球後，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足球水準既超越了當時在港的洋人，更曾經成為「遠東足球王國」。今天聽來，實在感到是一個「奇蹟」，就像香港之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成就了另一個「奇蹟」。原來香港並不是單單在經濟上才能成就「奇蹟」，這樣的發現，這樣的歷史回顧，讓我們對香港的未來可以有怎樣的想像？香港人除了經濟，除了安定繁榮，會不會還有其他路可走呢？

最後，年輕一代在港中大戰中展現的，是他們沒有了「大中華」的包袱或想法。當香港的特首連回答記者在港中大戰撐香港抑或中國時，都不敢直接回

³²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 vii、160。

答，而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時，年輕人在球場上揮動“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標語便來得有膽量得多。年輕人因著成長背景，他們成長的年代正因香港為殖民地的緣故而與大陸區隔，香港長久以來不受中共統治，以致兩地有很大的差距。在九七回歸後，香港日益明顯的「中國化」，讓年輕人更感受到香港被中共統治的話，將會是一場災難。這些都塑造了香港年輕一代正在萌芽「天然獨」，³³「天然獨」來自台灣，其起源可說是來自蔡英文的話：「隨著台灣的民主化……認同台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份』，這樣的事實，這樣的狀態，如何去『凍結』？如何去『廢除』？」³⁴

「天然獨」的所謂天然，其實就是說那種獨立不從屬於中國的意識，是自然而然在年輕人的思想中。不論是台灣還是香港的年輕人，因著兩地的歷史、社會情況、文化思想，他們顯然與中國有根本的分別。因此香港的年輕人撐香港隊、撐自己人，對他們而言並不需要像特首般有任何的掙扎，撐港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天然獨」給年輕一代擺脫了「大中華」或所謂的「血濃於水」、「龍的傳人」的枷鎖。他們不是以種族、血緣作身份認同的依據，而是更多以他們共同擁有的歷史背景、文化禮教等為身份認同的基礎。³⁵面對年輕一代在足球場上、在大學校園所呈現對香港人身份的高度認同，以及對中國人身份的抗拒，若只是不斷的指責，不斷的以種族、血緣作唯一「要求」他們認同中國人身份的理據，是毫無幫助的。

香港人就是有別於中國人。香港人是怎樣的？按香港足球先生黃洋（原籍上海，後移居香港，是現役香港隊的歸化球員）的說法：「香港有言論自由，市民敢於據理力爭，同大陸屈服權威唔同。呢啲嘢（兩地分別）我讀書嘅時候好少諗，開始呢個思考嘅話，就等於成為一個『香港人』，呢個係我最大嘅改

³³ 林泉忠（2015），〈何謂「天然獨」？台灣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下）——香港的語境〉。<http://wp.me/p2VwFC-fx2>

³⁴ 林泉忠（2015），〈何謂「天然獨」？台灣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徵（上）——台灣的語境〉。<http://wp.me/p2VwFC-fuC>

³⁵ Hall Stuart, P.223。

變。」³⁶黃洋以香港人怎樣思考去定義甚麼叫「香港人」。當中國政府、香港政府、建制派人士還只懂以種族、血緣去要求年輕人認同中國，實在是極為落後的想法。

然而，又有多少「香港人」真的像黃洋所說，在“Hong Kong is not China”以外，認認真真的去思考怎樣才是「香港人」？

參考書目：

1. 李峻嶸，2015，《足球王國》，香港：三聯書店。
2. 龍門後人，2015，《香港好波》，香港：白卷出版社。
3. 梁繼平、王俊杰、曹曉諾、李啓迪、吳叡人、練乙錚、孔誥烽、徐承恩、蘇賡哲，《香港民族論》，2015，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
4. 周永新，2015，《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香港：中華書局。

³⁶ 許樂暉，〈重生〉，《香港好波》（香港：白卷出版社，2015），頁 106。